

歷史與空間

司馬懿故里探幽

馬承鈞

近日，一部吳秀波主演的《司馬懿之軍師聯盟》電視劇正在內地熱播，頗受追捧，劇中「溫縣老家」一詞被反覆提及。筆者尚未收看此片，對主人翁司馬懿卻並不陌生——因為家母的老家——河南省溫縣招賢鎮安樂寨正是司馬懿故鄉。我家從寧波遷居鄭州時，我第一次出行便是隨母親回安樂寨省親。民間對司馬懿印象不佳，常將他與「陰險狡詐」等貶詞連在一起，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實屬誤傳矣。

重陽節次日，秋陽爛漫，筆者偕友驅車百餘里，赴司馬故里安樂寨一遊。安樂寨在溫縣城西13公里，隋煬帝時曾為溫邑故城，司馬懿在此度過青少年時代。招賢鎮因當年司馬懿設「招賢館」招賢納士而得名。《晉書·宣帝本紀》說司馬懿是「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的天才少年。車抵招賢鎮，一條「司馬故里歡迎您」橫幅映入眼簾，令我平添訪古之幽情。所到之處，滿是對這位先賢讚美之聲。這也難怪：《增廣賢文》不是說「美不美故鄉水，親不親故鄉人」麼？

史書記載，司馬懿（179—251年）是漢末河內郡溫縣孝故里（今溫縣安樂寨）人。出身名門，多有傳奇，歷任曹魏政權大都督、大將軍、太尉、太傅，乃輔佐魏國三代朝政的託孤重臣。他善謀、沉着、隱忍，兩次率軍抵禦諸葛亮部隊北上，對屯田、水利等農耕文明亦有重大建樹，堪稱傑出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毛澤東評價「司馬懿敵孔明之智也」。從招賢鎮西行四五里，便是安樂寨了。村口赫然聳立一尊巨大漢白玉塑像，司馬懿右手握劍，凝視遠方，儀態軒昂、神色淡定，頗有雄才之風。一側立「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標記。還有一通毛澤東評司馬懿碑，上鐫「司馬懿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歷史說他壞，我看有幾手比曹操高明」。塑像底座鐫刻一篇《司馬懿傳贊》，銘文曰：「司馬懿，字仲達，溫縣安樂寨村人。古代著名軍事家、政治家。生於東漢光和二年（179年）。史稱其少有奇才，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常慨然有憂天下之心。當四海分崩，三國鼎立，百姓凋敝，群雄峰起之時，懿初屈就曹營，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芻牧之間，悉皆臨履。每大謀必有奇策，武功文治，多所建樹……其志如此，其鄉情如此。今經濟振興，文化昌明，於懿之故鄉，塑像勒石，以為紀念，不亦宜乎」。落款為當代著名智

庫、大學者王夢奎，王也是安樂寨人氏。

習習秋風中，我等在塑像前佇立良久，回溯史實。司馬懿是標準的「官二代」，父親司馬防曾任洛陽令、京兆尹（相當於今直轄市市長）。29歲時以「結束亂世」、「重塑文明」之胸懷成為曹操麾下一名幕僚，因足智多謀步步高陞。30年後他帶兵征討公孫淵途經故鄉，在魏公台（今招賢鎮上苑村）宴請父老。據記載，那天司馬懿乘酒興慨然高歌：「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逢際會，舉力遐方。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鄉民間之，歡欣鼓舞，由此創製出一闕極富藝術特色的「司馬懿得勝鼓」。千百年後。「司馬懿得勝鼓」已成溫縣文化瑰寶，1988年在焦作市民間文藝大遊行中榮獲民間吹奏一等獎，後被河南省政府列入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列入《中國民間器樂曲集成（國家卷）》。

熱心的村民將我們領進一處院落，一位鶴髮童顏、慈眉善目的老者正坐着曬太陽。這位年逾九旬的楊老先生聞知筆者此行目的，與沖沖打開話匣子道：「安樂寨村東北，有司馬懿藏兵洞，當年在高平陵事變中建立大功的『三千死士』，就在那裡練兵埋伏哩……」見多識廣的楊老雖已老耄，腿腳尚好，主動領我們穿過一片麥地，來到他說的「藏兵洞」前。這裡有五個大坑，坑坑相連。從磚壘的洞口俯瞰，各坑約六七米深，隱約可見洞室，外人絕難想到這是當年的「藏兵洞」，倒像古代某權貴的墓穴。楊老說，「藏兵洞」是「文墓」前發現的，洞室有多條甬道，全長20多公里，向東可達溫縣縣城，往南通平皋村。平皋在古代是重要戰略渡口，與黃河對岸的滎陽虎牢關隔河相望。老人笑道：「司馬懿能通過地道調兵遣將，神出鬼沒，就像抗日戰爭的地道戰！過去彭大將軍（彭德懷）說，司馬懿很精通『地道戰』和持久戰哩！」

楊老此言不假，司馬懿「地道戰」確有記載，當年東征公孫淵時，他曾命士兵從城外挖地道攻城。但眼前這些大坑是否確為司馬「運兵洞」、能否隱藏「三千死士」、可否直通幾十里外縣城，尚需考證。楊老肯定地說：「溫縣文化館館長告訴過我，文物部門多次實地考察，肯定這是漢代遺蹟！」楊老心情可以理解，我對老人說：「這些還有待考古發掘，謎底終會破解的。」



安樂寨之司馬懿塑像。網上圖片

幾位熱心村民圍上來，七嘴八舌，說司馬懿生於一個儒學禮法傳家的官宦之家，他在安樂寨度過青少年時代。22歲那年郡裡推薦他為上計掾（一種掌管戶籍、田賦登記的小吏）。後來求賢若渴的曹操想招他為幕僚，他卻以患病推辭。曹操不信，派人扮成刺客來查驗。司馬懿將計就計靜臥不動，才蒙混過去。公元208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當上丞相，聽說司馬懿仍在安樂寨，非要拉他入伙，還說如不從命就將其下獄。司馬懿無奈，才當了曹操的文學掾（掌管文牘的官）。曹操欣賞司馬懿多謀有志，又擔心他有二心。司馬懿韜晦養略，40載「勤於吏職，夜以忘寢」，終於打消曹操顧忌，並贏得曹丕、曹睿父子信任，他「勳德日盛，謙恭愈甚」，以拒蜀、防吳、南征北戰的赫赫戰功成為魏國重臣，為統一大業立下汗馬功勞。

我們還慕名拜訪了安樂寨「兄弟書屋」，該書屋由三位安樂寨子弟——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王夢奎、焦作大學資深教授王夢周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三兄弟發起，上萬冊藏書均為三人捐獻。我翻開王夢奎所著《翠微居雜筆》和《王夢奎文選》，見多篇文章客觀地讚譽了司馬懿這位老鄉兼先賢。告別安樂寨，我等心緒難靜，歸途中話題仍不離司馬懿。「三國」是史上波瀾壯闊、英雄輩出的時代，司馬懿這位傳奇英雄因《三國演義》的小說化虛構被醜化了，如今迷霧漸漸撥開，一個真實、正面的司馬懿終於浮出水面，這是一種進步，也是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所必然。1994年溫縣成立全國首創司馬懿研究會，出版《司馬懿研究》會刊，刊發王夢奎、鄭佩欣、馬世之等名家評述。如今司馬懿已作為焦作、溫縣乃至河南一個文化品牌被打造。欣聞溫縣正投資3.5億元建設司馬文化園、郭熙文化園、古溫國文化園和司馬小鎮，以多種形式展示司馬懿文化，值得點讚，筆者詠出一詩——

三國英豪多傳奇，
雄才當屬司馬懿。
奇策善謀藏戰略，
褒貶喜看時風移！

書若蜉蝣

葉輝

從《小電椅》說起

美國老牌搖滾巨星愛麗斯曲巴（Alice Cooper）早前尋回一幅名畫，此為安迪華荷（Andy Warhol）的《小電椅》（Little Electric Chair），其實曲巴40年來一直將此畫捲起，與演唱道具一起存放於貨倉；於上世紀70年代，一名模特兒委託曲巴的經理人購買此畫，送給他作生日禮物。經理人指所有人都已忘記此畫，在清理貨倉時意外尋回，遂交由安迪華荷專家李察·波爾斯基（Richard Polsky）核實，確為真跡；由於與此畫同一時期的《死亡與災難》（Death and Disaster）系列於2014年在紐約拍賣，以逾千萬美元成交，預料《小電椅》的價格亦相近。

話說皇后區博物館於2014年舉辦一項展覽，名為「13個頭號通緝犯：安迪華荷與1964年世界博覽會」（13 Most Wanted Men: Andy Warhol and the 1964 World's Fair），從匹茲堡的安迪華荷博物館借來陰暗的《小電椅》，約創作於1964年至1965年，突顯他其時不少作品具有懲罰性的、受死亡困擾的傾向。

愛麗斯曲巴的演唱生涯將近50年，舞台形式包括斷頭台、電椅、假血、蟒蛇、娃娃玩具等等，故此素有「休克搖滾」（Shock Rock）教父之稱，他被刻畫為混合恐怖電影、雜技及搖滾樂，從而創出充滿驚悚感的舞台。

安迪華荷在小學三年級時罹患舞蹈症，那是神經系統疾病，四肢不由自主，後來他又罹患憂鬱症，懼怕醫院與醫生，常臥床不起，他在床上繪畫、聽收音機、收集電影明星照片貼在病床；及至1964年，一場名為《美國市

場》的展覽，仿照典型的美國超市環境，而農產品、罐頭、肉類以及海報俱由六位美國普普藝術家所創造，安迪華荷作品《金寶湯罐頭》（Campbell's Soup Cans）定價1,500美元，而他的簽名則定價6美元一張。

此場展覽讓民眾直接接觸普普藝術，他由此而展現系列電影明星肖像創作，包括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貓王皮禮士利（Elvis Presley）、伊莉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等等，同一時期，他也展開《死亡與災難》系列創作。

他在1984年與年輕的塗鴉藝術家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合作，他重新拿回畫筆，除了此位塗鴉藝術家之外，他尚與一些新表現主義與歐洲超前衛主義運動的藝術家合作。

許多人認為他並非無性戀，僅為窺陰癖者——窺視他人性行為或脫衣而獲快感，但傳言已被其傳記作家所推翻，問題不在於其性取向為何，倒在於其性取向如何影響他的工作及對藝術世界的定位，那是探討藝術家的主要學問；而他亦在接受採訪、跟朋友的言談之中，以及其所發行的雜誌《普普主義：華荷的60年代》（Popism: The Warhol Sixties）早就說明了。

他在《安迪華荷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Andy Warhol）一書中有此說法：「有些人永遠無法讓心靈一片空白，然後用性愛加以填滿，因此當他們在性交當下，他們就想：這真的是我嗎？我真的是在做此回事嗎？那實在很詭異。五分鐘前我不是在做此回事？再過一會，我卻不想做此回事。」

詩詞偶拾

俞慧軍

月季花開

弱水三千
總有月季花美麗的一瓢
剪下帶芽苞的枝條
扦插於沙土
陽光與水一起深呼吸
燦爛在竹林茅舍
鄉野阡陌
嫩生生一枝枝青翠
綻放朵朵永不凋零的嫵媚
幸福四季花開
城市間的胭脂花影
在您頑強的生命裡
僅為一軸空卷
遍野飄香的月季花
托紫嫣紅 芬芳四溢
美麗不孤言單

花中皇后

一生注定燃燒
燃燒的火焰為青春註冊
註冊一盞燈的名字
照亮每一季飄香的日子
照亮日月星辰點綴的綺麗
一生注定花園錦簇
生命的女紅鑲滿月季
一生注定相敬如賓
擁抱前世今生的緣定
如火如荼的綻放
是您青春永駐的魅力
花中皇后
您用一生的朝花夕露
您用四季的瑰麗傳奇
趕赴一場
演繹美麗的生命之約

生活點滴

一到秋天，江南人最熱鬧、也最爽的事兒要數吃蟹。是時也，水產市場連到大街小巷到處擺開了賣蟹的陣場，家家戶戶都隔三差五買蟹烹蟹吃，一直吃到「蟹立冬影無蹤」仍不罷休，好在現在養殖技術大為提升，立冬過後依然蟹情囂囂。

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好景象。回首以往，有好長一段日子秋蟹成為緊俏高檔食物，少且貴，尋常人家不敢問津，一個秋天難得享受一次算是皇恩浩蕩，而且多半不是清蒸白燻的大蟹，而是用麵粉拖着吃的小蟹或撈腳蟹，算是殺了饑蟲，應了秋景。如今則不然，要吃就是大蟹，而且還講究「陽澄湖」品牌，經常能見到拎着「陽澄湖蟹」禮盒的人欣欣然交臂而過；這當兒，最能送得出手且最受歡迎的亦是此種禮盒。我不相信天下竟有那麼多陽澄湖蟹，因為曾經在這個季節到過北京和武漢，也到處是「陽澄湖」蟹的廣告，飯店門口有，專賣店也不少，乃知這尤物已經紅遍全國，橫行天下，卻令人不解，陽澄湖就在我故鄉蘇州，就那麼一個並不十分浩淼的湖泊，哪來這許多螃蟹？應了一句歇後語：飛機上掛大閘蟹——懸空八隻

腳，原來凡蟹都稱籍貫是陽澄湖呢。

吃蟹的方式，大抵是清蒸白燻和醬油麵拖兩種，這是老祖宗沿襲下來的，用精緻的「蟹八件」來個「文吃」也好，或來個「牛吃蟹」式的「武吃」也罷，都能得到莫大的享受。「蟹八件」是江南人精緻生活的寫照。我沒有用過，卻仔細欣賞過，極精細靈巧，覺得從前的人太過繁複，用這些工具能多吃幾許勞什呢？就算百節百骸都擺出來吃了能有多少？然則此遺風尚存，前年我到陽澄湖的巴城鎮吃蟹，在飯店就親眼見過臨桌有個十歲上下的孩子不慌不忙從口裡掏出一隻小錘子和一把小剪子端端正正放着，準備對付剛端來的螃蟹呢。我一問是從蘇州來的小吃客，估計有「家學淵源」，這等年紀已經是位資深吃貨了呢。與之比較，我只能是「牛吃蟹」的了，江南人將此稱為「武吃」，這景象有獅子林「牛吃蟹」太湖石為證，兩塊太湖石，「牛頭石」對着「螃蟹石」，一個是犄角嶙峋、志在必得，一個是張牙舞爪、不肯就範，於是就有了「牛吃蟹」的俗語，形容粗枝大葉、馬虎魯莽。用於吃蟹，當屬「武吃」。

吳翼民

吃蟹

蟹之「文吃」和「武吃」其實差異不了多少，「吃相」都不怎麼雅觀，手上油滋滋，嘴沿黃兮兮，桌上殼零亂，屋裡腥瀟瀟，如果吃麵拖蟹，更會整得個「五爪金龍」……還有吃多了，吃不得法，舌頭摩擦碎了，肚子鬧起風波，害上了俗稱的「蟹爬腸」，那可折騰人啦，也算是美味對人的報復吧。

其實蟹的吃法，還有一款有名的醉蟹，從前江南人倒是經常製作的。譬如我老家，父親好酒，母親就為之製作最佳的時令下酒菜醉蟹，選一兩半到二兩的小蟹，公母不論，擠去蟹屎，洗淨，在肚臍處塞一薑片，浸入適量香開冷卻的鹽水，澆白酒，密封於罈子裡，十餘天便可開罈食之，那時的黃膏和肉皆濃香撲鼻，滋潤美味。父親吸酒，我們繞着桌子，你掰一隻蟹腳，我掰一隻蟹螯，一片吱吱啞啞聲，其樂融融啊。

如今流行一種熟醉蟹，亦即把蟹煮熟後浸入醉酒，計有日，開罈食之，也是別有風味，並且確保了衛生，很受食客歡迎。店家也喜歡經營此種熟醉蟹，堂吃外賣，甚至郵寄快遞皆可，那真是香飄千里，醉美八方也。

浮城誌

星池

衣架

這天風和日麗，她把三大袋衣服雜物搬回娘家，隨後收拾了半天。忽然，門鈴響起，原來是她的小女兒造訪。

「爸爸說，叫你搬走，但沒講過我可以拿走衣架，他叫我上來取回。」小女兒帶點哀愁地說道。

「什麼？」她先是愕然，然後趕快安慰小女兒，「我會時常找機會與你見面，媽媽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顧自己。你要記住，我是被迫搬走，媽媽是非常非常愛你的！」

「衣架……爸爸在附近等我，我要走了！」小女兒生怕會被爸爸責罵。

「不用怕，你對他說，要拿回衣架便自己上來。你要保重！」她萬般不捨地目送小女兒離去。

她坐回地上，凝望眼前的衣物，嘆了一口氣。她想丈夫出軌，尚未離婚，便多次威嚇會用暴力趕走自己，體弱多病她只好就範。今天，她無奈地悄悄搬走，遠離那些惡言穢語的精神虐待。她急忙之下衣服連衣架一起拿走，始料不及，十年夫婦，連數個衣架也要計算，如此鄙吝。須臾，往

事湧上心頭，她記起當年某夜他又再喝醉酒回來，要其善後，翌日，因為昨晚喝酒而花盡金錢，須問她要錢，連她的八達通卡也拿走了才上班。

她緩緩望向窗邊，夕陽已西沉。她還記得，丈夫曾揚言倘若她搬走了，會每月給多少贍養費，可是她心中明白，這些僅是謊言，她過往有太多欠債不還的記錄。兼且他愛說謊，喜歡推卸責任，其實她早已拆穿一切，可是希望維持一頭家及為小朋友設想。某天，他曾煩躁地對她說：「你還不快搬走，到時候我可以不給你贍養費，一元也不會給你！」她非常清楚，假若他要賴，是無從追討，所以她並沒奢望他會守承諾。回憶至此，她頓然開懷，正式離開如此醜陋的人，她縱然未夠膽去為非作歹，品性卻差劣。猜不到，他會命令小女兒上來，全然不顧其感受，數個衣架便能出賣他的人格。她開始覺得自己並不可憐，其實可憐的是他。於是，她繼續收拾東西，並打算明天早上，前去車站等候上學的小女兒，藉此機會見面，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來鴻

來鴻

樓，是兩層以上的房屋，又叫「重堂」。另有較小的樓房叫做「閣」，常見立於山間、湖中。園林中，通常樓與閣不同，樓閣建築以高聳華美為目標，以登高眺遠為目的，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登鸛雀樓》）。

滕王高閣臨江渚，飛簷畫棟，高聳入雲，視野開闊，煙波浩渺。黃鶴樓聳峙於武漢長江之濱，蛇山之巔；岳陽樓，三層三簷的高大結構雄踞長江和三湘四水。泱泱華夏，有多少樓閣，因遇了文人墨客與其筆下文章而名揚千古。登樓上，頓覺視野放開，氣象宏大。眼前境界開闊，望不到邊，而唯其望不到邊，才有無盡遐想與情思。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天地盡頭，山水那邊，鄉關何處，惹落男兒淚。登樓一望，金陵晚秋正美，念六朝繁華隨流水，空餘惆悵。懷古念昔者，思鄉懷人者，都寄託着憑欄人的一腔情腸，萬轉愁腸。

樓上，是那塵百媚千嬌，溫情款款；又是那麼情深意重，相思綿長。綵樓上的小姐，紅顏盛妝，樓下人頭攢動，紅繡球一個優美的弧度，拋下，打中了無數姻緣。「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樓上那些活色生香、美麗年輕的女子，是韋莊記憶裡最美好的遇合。翠樓上凝妝的少婦，瞬間含愁，當年勸

夫婿求取功名時，為何不解陌頭楊柳？望江樓，過盡千帆，人不見，只見水東流。春過也，看芳草萋萋，王孫不歸。秋重來，長空雁來，舊時相識又如何，西樓月滿，錦書無一個。

葉嘉瑩先生講解柳永的《八聲甘州》時說，他是將悲秋與相思懷念的情感融合在一起了。蘇軾也高度讚賞過這首詞中的「漸霜風淅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說「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處。」詞人登樓縱目，望極天涯，一番開闊景象，山上關塞，河中流水，零落草木，所有這一切，撲面而來，匯集於樓上、及樓上之人。此刻，這秋氣漸清，冷落蕭索，殘陽，冷雨，霜風，時節漸逝，光陰消逝，無限悲涼。見遠方山水，更思念家鄉家人，「想佳人，妝樓颯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家人定會在妝樓上念着我，可她知道否，我也在高樓遠眺，瀟瀟暮雨中，念家，想她。

立於高樓，彷彿一伸手，便可攬住白雲，摘下星星。樓上給我們一個憑空而起的依托與所在，看到一個惟有如此才能看到的畫面：與天相接，與水平行，與山同高，俯萬物何其渺小。鎮江北固山，號稱京口第一山。王濤、李白、陸游、辛棄疾等古代不少詩人在此留下美妙詩篇。「何處望神州？滿

眼風光北固樓。」北固樓，萬里長江三大名樓之一。千年後，我的腳步也踏進詩人曾經佇立之地。為保護地板，遊人需穿鞋套上去，上得樓來，真是一望瀟千里，深吸口氣，神清氣爽。剛想學學古人，憑欄而望，旁邊馬上有人提醒，不要觸碰欄杆！這千年古樓，需要我們所有人的愛惜與呵護。樓上三面臨水，風彷彿從三面吹來，俯瞰長江的優美風光，近處高樓，遠處原野。天地悠悠，一江清水，如梳，如帶，如畫。當真是：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不上高樓，怎能看到如此風光！

欄杆處，有人慵倚，有人長歎，有人嬉笑，有人淚不乾。看樓下人來人往，望遠處壯麗江山，山，依舊好；人，憔悴了。樓，漸行漸老漸無色，時光斑駁，往事不說，樓上，樓下，任人思量着。

中國古建築，是一幅幅清雅的圖畫，一件件精美的藝術品，門窗，掛落，窗櫺，斗拱，這些匠心之作，伴着清風明月相唱百年。而心儀處，總是那樓上——老式的油漆脫落，木質剝落的樓上。窗扇或緊閉，或半開，或撐起，一點一點透出的都是風情，這風情無法言傳。此時，那一份走遠了的古典情懷，也正如墨行於紙，洩染開來？滿